

文化散文
经典系列

说时间 话会

夏立君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文化散文
经典系列

说时间 话间会

夏立君

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间会说话 / 夏立君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9.11

(文化散文经典系列)
ISBN 978-7-5702-1051-0

I. ①时… II. ①夏…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92249 号

责任编辑: 周 聪 李 艳

责任校对: 毛 娟

封面设计: 颜森设计

责任印制: 邱 莉 杨 帆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http://www.cjlap.com>

印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8.25 插页: 4 页

版次: 2019 年 1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54 千字 印数: 1—8000 册

定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自序：说与不说

确定以“时间会说话”为书名时，又想，用“时间不说话”也一样啊。时间不说话，水流花开、白发皱纹、顽石迸裂等等，都是时间的万语千言。

本集所收文章，半为近作，半为旧作。内容涵盖童年、故乡、古人、孤旅等。若说内容之间有什么联系，勉强答曰是时间与历史。这二者皆为人的生存背景，只是觉悟不觉悟问题，觉悟深浅问题。

人生各个阶段对时间感觉非常不同。儿童时间缓慢又混沌，青少年时间茫然又紧张，中老年时间则迅疾又无奈。对历史则是另一感觉——年龄越大感觉历史越近越短。儿童无历史感，青春年少时，会感到百年千年历史漫长到不可思议，年龄渐长就感觉历史渐近渐短了。三十岁时，年龄是三千年历史的百分之一，六十岁时就成五十分之一了。看来，生存时间与历史时间是互动的。此刻，我就感觉与数千年历史同在。数千年岁月在脑海里走马，且路程越来越短。

物理时间不存在品质问题，“个人时间”则必具特定品质，因为那时间被你“使用”过了。

自儿童少年时代就喜读李白。我在《在西域读李白》中说：“异域情调漂泊情怀充满李白所有诗文。李白是没有故乡的，或者说无处不是故乡。//游侠李白奔腾而来，双脚和诗笔生动了大唐山水。”我在《李白的月亮出来了》中说：“李白的月亮出来了。//月亮似宇宙里的一位最具诗意的大漂泊者，她一出现，宇宙就成了一个大写意宇宙。//李白来过之后，月亮就不是从前的月亮了。”

李白一直在我心中“成长”。

上篇写于二十世纪末，那时我在新疆。下篇写于近年，我在海滨小城日照。两文时间跨度二十年，我从三十多岁到了五十多岁，“个人历史”延长了一大截。我有何变化呢？或许已是面目全非，但具体变了些什么，说不清。“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李贽）赤子之心尚在否？李白没有故乡，但大唐山水乃至星空明月都是这赤子的故乡。作家或诗人，既应是一个不断革新自我的人，也应是一个不失童心并努力拓展其精神故乡与地理故乡的人。

时间不说话，时间却肯为一切作证。在时间面前，个人所能做的，大约只能是尽可能提升“个人时间”的品质。

2019年1月

目 录

第一辑 生命有初衷

生命中的河流	3
一粒大豆的喜剧	10
生命的初衷	15
蟋蟀入我床下	21
傻子二舅	23
看人	30
娘用她的影子	32
你是我的爷	42
明天比今天少一天	51
门神门神扛大刀	56
从童年出发	74

第二辑 时间会说话

在西域读李白	83
李白的月亮出来了	90
人类是个“怀乡团”	98
作为诗人的曹操	110

说曹操曹操到	120
独唱的灵魂	129
李陵案的意外事件	151
一场关于无耻的比赛	162
一个人的仪式	169
时间之箭	177

第三辑 脚趾要自由

怀沙	189
根	197
大树	200
那拉提	204
大地卜辞	207
读边塞诗	220
绿洲深处	226
世纪末的落日	231
手握冷兵器的微笑	235
我的丝路	238

| 第一辑 生命有初衷

生命中的河流

沂 河

我对那些生活在不靠山不靠水的村庄里的孩子，总是禁不住心生怜悯——没有水，看不见山，童心往哪里安放呢？

而我是幸运的。沂河从遥远的山中，从我人生的起点，流进我的生命里。她是我生命中的原血活水。

我的家其实就是河的一部分。涨水时节，水甚至会爬上河岸，冲刷墙基那红红的柳树根须。河水几乎常年都是恬静的，清澈的。到了夜里，沂河会将她特有的水音送至我耳边。那种水音，在世上的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听到。条件太“苛刻”了——临河的土屋，粗糙的木格窗棂，泛着浓烈土腥味且多年未曾洗过的枕头，三四岁至十多岁的年龄，干瘦的小躯体躺在光光的苇席上，饿着肚子或胃袋里装着一些粗劣的食物，大脑里面则塞满了那个时代特有的革命口号，还有一位躺在另一张床上虽然年轻却整日气息奄奄的母亲。条件还有许多，只有那些条件都具备了，你才会听见那种声音。那种声音，你能听见吗？水在动，沙在动，河在动，天在动，地在

动，我在呼吸，我活着。

沂河知道我童心里的所有委屈和快乐。

沂河沙声地纯粹地歌唱着，奔流，奔流。

那是沂河的众声喧哗的时代，有各种鱼，各种鸟，各种昆虫。河流的母性意义不言自明，故乡的河就更是如此了。不论从哪个方向接近沂河，感受都是一样的：土地越来越平坦，空气越来越柔和湿润，鸡鸣犬吠越来越密集。你听见了水声，看见了宽宽的河床，看见生灵们在河上的狂欢。它们全是沂河母亲抚育的孩子。

1997年春节刚过，我不得不把将要远赴新疆喀什支边的消息，告诉我那顽强活着的母亲。其时母亲正缠绵病榻，她不理解她的儿子何以要抛下她，走那么远那么久。我抚着母亲的病躯，找不出话来安慰她。我走到沂河里，在那里默默地呆了很久，暮色降临时才回到母亲身边。母亲说：“又去河里啦？除了脏水，什么也没有了。我有多少年不去河里了？糊涂了，不知道了。”在沂河边过了一生的母亲，竟有很多年不去抬步就到的沂河了。

母亲的衰病令我伤心，沂河面目全非同样令我伤心。清澈的水流没有了，鱼类几乎绝迹，鸟鸣声难觅，仅存的物种在量上也少多了。有许多曾与我童年生活密切相关的美丽生命再也找不到了——它们可能已永远绝迹了。这个世界已不配那么美好的生灵活着吗？河水仍在流，但流动声不一样了，不是纯净的声音了，不是愉快的声音了，是哭泣的声音，是呜咽。

水边仍有许多孩子——这个世界上总会有许多孩子的。他们不下水，都穿着整洁，看上去比我儿时幸福多了。可是，他们对沂河

会产生我对沂河似的爱吗？面对清纯的对象人会产生清纯的爱，面对污浊的对象呢？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孩子们没有看见过从前异常美丽的沂河。

孩子们啊，这如何是好？

这令我更加向往沂河的源头了。天下的河都有一个清澈的源头，正如人有一个清澈的童年，母亲有一个清澈的少女时代。我没见过任何一条河的源头，但我相信天下的河是同源的，都源自一个高远清洁的地方。可是，谁还能向我指出一条称得上清澈的河流呢？她们流着流着，流了千年万年，流到今天，全都变节了。不是变节了，是被人们羞辱了。

我没法对母亲说这样的话：去遥远的地方，是为了寻找一条不变节的河流。

沭 河

沭河是沂河的姊妹河。两河同源于沂蒙山，几乎是肩并肩走过沂蒙大地，走向山外的大海。她的形态与沂河也是相似的。

师专毕业那年，我不想回老家去，天性中的漂泊愿望促使我想走得远一点。师专生的天空是狭窄的，想走远也走不远。我被分配到邻县一所中学。这所中学就坐落在沭河岸边。

我在她身边生活了十余年，她知道我青春的全部苦涩和欢乐。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许多细节和话语，全都随流而逝。妻却一直在我身边。沭河给了我最低限度的尊严和最高的

奖赏。

在水一方。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的爱情是产生在水边的。《诗经》中的情诗常常与水有关。不过，那是三千年前的事了。水边的爱情是越来越少了。

塔里木河

远离了沂河，远离了沭河，越过黄河，来到了塔里木河。

塔里木河是大地上最长的内陆河。她有庞大的水系。她接纳着来自昆仑山、天山、帕米尔高原的众多支流。我所在的喀什噶尔就是她上游水系所孕育的一个著名绿洲。

我曾不避艰险奔波数千里，从她的上游出发，去探看她的中下游。她的形态令人伤情。她不同于世上的任何一条河流。在从库尔勒至若羌的千里长途中，在胡杨、罗布麻、红柳、梭梭等沙漠植物的簇拥下，她时隐时现，有神龙见首不见尾之势。我来到了她的下游，她已疲惫到了极点。水流细弱滞钝，几乎看不出是在流动。在短短半个世纪前，她还能流进浩瀚的罗布泊，后来她流进罗布荒漠，现在她连罗布荒漠也走不到了。在离昨日归宿很远的地方，她就脚步踉跄，力竭而死，如一声长长的叹息。

河流的样子表明河流都想走很远的路。世上河流的归宿总是一片大水——湖或者海，河流走到一片大水就没法再走了。我到达过很多条河的河口地带，看见河入湖入海的情景，那种开阔懒散的样子，仿佛表明那些河流的心情：不走了，这儿就很好。那些河流似

乎寻找到了一个意义的汪洋。而塔里木河的心情是怎样的呢？她怀着强烈的走下去的愿望却没法再走了。她生于雪域，死于荒漠。

塔里木河起自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南缘的雪山冰川，然后沿北——东北——东——东南——南这一方向艰难推进，几乎把三分之二的大沙漠拥进了怀里。这是一位怀抱伟大妄想的温厚坚强的母亲。这大约是人世间一条最为负重累累的河。在世上最为寂寞的地方，她奋力挽起一条生命的长廊。莎车——英吉沙尔——喀什噶尔——巴尔楚克——轮台——库尔勒——若羌等，这些珍珠般的绿洲都是塔里木河孕育的。楼兰、米兰等古代绿洲则是这位母亲不得不舍弃的孩子。

我在喀什噶尔绿洲度过了三年时光。有塔里木河的三条支流从这个绿洲流过：吐曼河、克孜勒河（古称赤水）、叶尔羌河。与我关系最密切的是傍城而过的吐曼河。我所供职的中学就在河东岸，我每天要见她好多次。热爱河流的秉性促使我去探看她距城较远的河段。在我的维吾尔弟子阿布都的带领下，我们溯河而上，很快就看见了蜿蜒于大戈壁上的吐曼河。河两岸没有一棵树，也不能说有草，却有一群羊，放羊的是位喀丝巴郎（维吾尔族语称姑娘）。羊群索索前行，卷起漫天尘土，煞是壮观。羊吃什么呢？原来它们在寻觅从远处刮来的树叶，也小心地啮食骆驼刺较嫩些的尖部。羊也吃骆驼刺呀？我一直以为羊只吃草——我这样说道。骆驼刺也是草呀——阿布都笑着纠正我。我这才恍然大悟——骆驼刺本来就是草呀。我早就发现，在南疆沙漠地带做头牲畜，也要比其他地方的牲畜更坚强一些才行。

传来了幽幽咽咽的歌声，是那位牧羊姑娘在唱。在喀什城乡，我时每刻都能听见各种各样的维吾尔歌曲，对此差不多已经漠然，但这姑娘的歌声却特别，我想，这其中一定有深情的内容。我对弟子说：“你听，她唱的是什么意思？”阿布都凝神听了一会儿，说道：“这是木卡姆组曲中的一段，歌词大意是：你的生命，我的生命，不都是一个命吗？为了你的愿望，我愿为你去死亡。”停了一下，阿布都将最后一句修正为“我愿为你去牺牲”。我知道木卡姆是维吾尔人有名的土风歌舞。几乎全是对爱情的向往与歌颂。这就是几句关于爱情的誓言。它深深地打动了。我。这之后，我又走过一段很远的路，一直走到新疆最西南角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然后沿中巴公路走到了国境线，来到红其拉甫口岸。世上最为清澈的河流终于让我看见了——她就是塔什库尔干河。她源自雪域，由南而北，流入叶尔羌河，叶尔羌河又流入塔里木河。她流经的全程，海拔大都在四千米以上。我从喀什出发来到这里要跋涉四百多公里，每一公里海拔就上升七米多。这真可说是一片净土，高原，雪峰，激流，无不纯净。在这里，河流终于摆脱了人类制造的所有垃圾。在这样的地方奔流，她的愉快心情一望而知：水量不大，冰凉彻骨，但激情奔放，婉转自如，她天真，她无畏，重要的是她清澈，彻底的清澈。从地图上判断，她可能就是塔里木河的正源。

这位雪域少女，后来成长为一位坚强的母亲。

我的生命，你的生命，不都是一个命吗？为了你的愿望，

我愿为你去牺牲。

塔里木河，你教我追求清澈与坚强。

好好看一看那些河流吧。人们似乎忘了，人类就是在河流的供养教育下长大的。我爱这些河流，清澈的我爱，污秽的我也爱。污秽不是河的错，是你的错，是我的错，是我们的错。那不是河的污秽，是你的污秽，是我的污秽，是大家的污秽。

我的河流，你的河流，大家的河流。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大家的。你不清澈，我不清澈，这世界如何才能清澈？

一粒大豆的喜剧

时间是模糊的，情景是清晰的。

可能是1969年，也可能是1970年，沂蒙山区沂河岸边的一个村庄，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全家人沉浸在欢乐气氛里。欢乐呀，欢乐，发自肺腑的欢乐——我家自留地里的大豆收获了，每一粒大豆都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在家门口一块平地上捶豆子。大豆成熟了，就变成一种极为调皮的庄稼。高大的父亲突然被豆粒滑倒了，疼得哎哟哎哟叫唤。父亲抓起一把豆粒，看了看。父亲看大豆的神情，如面对神明。父亲用骂人的话亲切地骂了一句大豆。

我八九岁，我四弟五六岁。我的年龄决定，我必须认真地捶豆子。弟弟就不同了，大人虽也塞给他一根棍子，但干不干，谁也不管。他一心一意玩，捉蜻蜓，捕蚂蚱，玩豆子。

瞧，弟弟又闹出什么故事了？弟弟忽然把头像个拨浪鼓一样甩来甩去，又像得了羊角风一样不由自主地打转转。你瞧，俺弟弟干了一件多么有创意的事——他把一粒新豆塞进耳朵眼里去了。一开始，他悄悄地用一截草棒往外掏，想把新豆掏出来，可是越掏越深。他又蹦又跳，想把豆粒甩出来。豆粒钻进人类的耳朵眼里，必定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现象。它不可能轻易出来。爹抱着弟弟的头瞅